

加爾古·瑪庫大修道院，藏書室。

聖墓儀式前的一個下午，貝雷絲決定溫習賽羅司教跟芙朵拉的歷史。

一口氣讀完五本書，再拿起五本回到座位，剛坐下要讀，忽然看見艾黛爾賈特坐在對面。不知何時來的，艾黛爾賈特一個人坐在可容四人的閱覽桌後，身形更顯嬌小。

她低頭看著一本貝雷絲眼熟的書，看得相當認真。

認真到兩人的座位明明面對面，但即使貝雷絲在放書跟移動椅子時發出輕微聲響，一向敏銳的她也沒有抬頭看一眼。

野外訓練後，貝雷絲一直非常在意班上這位級長，發覺她也來藏書室以後，漸漸失去了專注力，看她的次數比看書還多。

於是，貝雷絲很快留意到艾黛爾賈特其實也沒在看書，只是盯著那本書的最末頁發呆。

貝雷絲靜靜考慮片刻，起身找她說話。

「艾黛爾賈特。」

艾黛爾賈特條地合上書，抬頭一笑：「老師？」

貝雷絲拉開她身旁的椅子坐下，確認藏書室內別無他人後，小聲問道。

「妳上一節提過的……帝國內部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嗎？」

「嗯，解決了。」

「那就好。還有需要幫忙的地方，隨時可以找我。」

艾黛爾賈特望著貝雷絲與蕾雅一模一樣、顏色燦爛的青髮青瞳，沉默半秒，再次微笑。

「好的，老師，那麼……我先回宿舍了，再見。」

艾黛爾賈特起身告辭，將書放回書櫃，轉身走出藏書室。

「……」

被拋下的貝雷絲，心口冒出一股糾結的感覺。

她並不知道那是寂寞，只對從未有過的身體反應感到不解，緩緩轉頭望向書櫃。

艾黛爾賈特剛才看的是《帝國兵器史》第一冊，她曾推薦貝雷絲看這套書。

正好最近有人捐贈給大修道院，貝雷絲已經全部讀完了。

貝雷絲伸手拿下那本書，翻開最後一頁。

書末夾有借閱卡，而卡上只寫著一個名字——貝雷絲。

當晚，貝雷絲跟貝爾娜提塔說完話，準備回自己房間時，又不經意地發現了艾黛爾賈特。

霜白清冷的月光下，艾黛爾賈特獨自走在學生宿舍旁的平整草地上。

她睡不著嗎？但已經很晚了。

貝雷絲悄悄跟在艾黛爾賈特後面，見她下階梯後走向釣魚池，立刻加快腳步追了上去。

「……」

思考中的艾黛爾賈特忽然回神，察覺背後有一股好聞的味道乘風而來。

她假裝沒有發現，繼續向前走。

「艾黛爾賈特。」

艾黛爾賈特應聲回頭，準確地望向右後方的貝雷絲，心想扮演學生的日子也即將落幕了。

「妳要去哪裡嗎？」

「沒有，我只是在……在散步。」

貝雷絲剛洗完澡，隨著距離拉近，熱氣飄到艾黛爾賈特面前，她聞得臉色泛紅，說話結巴，心跳也不受控制地加速起來。

「……………」

這時候深呼吸只會更糟，艾黛爾賈特不斷命令自己將心思聚焦到散步本身，嚐試演回那個沉著冷靜的黑鷲級長。

「我很喜歡一個人散步。」

等等，這麼說好像想趕走老師？

「或者是，跟老師一起。」

這話聽起來又對老師有遐思。

「應該說，志同道合的人……………」

貝雷絲輕笑了一聲，慌張辯解的艾黛爾賈特頓時啞口無言。

「我知道妳的意思，艾黛爾賈特。」

她輕描淡寫的三言兩語，輕易沉澱了艾黛爾賈特內心的躁動。

「我也想散步，讓我陪妳吧？」

「……………」

釣魚池附近並不安靜，高塔前的瀑布毫不停歇地注水，不時還有大魚躍出水面發出清響。

艾黛爾賈特意識到貝雷絲是特地走在她右側的，因為釣魚池位在兩人右邊。

池邊沒有圍欄，雖然沒聽說過有人不小心掉下去過，但晚上基本上也沒人會靠近這裡。

除了想要記下大修道院風景的艾黛爾賈特。

「老師，之前謝謝妳陪我回帝都繼位。」

「不客氣，陛下。」

貝雷絲側過身輕輕鞠了一躬，艾黛爾賈特被逗得笑了出來。

「老師，妳學修伯特學得不太像喔。」

「是嗎？」

貝雷絲也笑了，她望著艾黛爾賈特隨風飄逸的長髮，脫下披風，披到艾黛爾賈特身上。

「謝謝。」

艾黛爾賈特沒有推辭，她本來就想要被貝雷絲溫柔對待。

追根究底，她想要貝雷絲。

想要到策畫了無數黑白手段，但最後都放棄執行——

因為不敢對指揮能力遠遠高於自己的老師用計。

在艾黛爾賈特心中，貝雷絲才是真正無法戰勝的對手。

才能卓越、常勝不敗，既是名將也是強兵，行事作風又高深莫測，一舉一動看似有跡可

尋，卻經常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另闢蹊徑，完全沒辦法預測。

若老師能普通點就好了，若老師能用言語說服就好了，若老師沒有受到女神眷顧就好了。

假想不能成真，艾黛爾賈特只好被動地期望貝雷絲到時候會選擇自己。

但她不管怎麼推演，都會在聖墓中與貝雷絲為敵。

除非，發生奇蹟。

「……」

艾黛爾賈特悄悄嘆出一口氣，貝雷絲隨即伸手摸了摸她的頭。

「老師，妳真的是……」

艾黛爾賈特頓住腳步，苦笑著看她。

「很照顧妳的學生呢。」

「老師照顧學生是應該的。」

「呵呵，妳說這種話，會讓妳的學生不想畢業喔。」

艾黛爾賈特邊開玩笑，邊拉緊了披風。

這種身心都感到溫暖的時刻，往後可能再也不會有了。

「晚安了，艾黛爾賈特。」

貝雷絲陪艾黛爾賈特在大修道院逛了一圈後，將她送回宿舍二樓房間。

「晚安，老師，謝謝妳的披風。」

貝雷絲拿回披風時，上面殘留的體溫讓她愣了一下。

艾黛爾賈特微笑著揮了揮手。

「明天課堂上見。」

「……嗯，明天見。」

貝雷絲在艾黛爾賈特目送下迷惑地離開，不明白心口突來的怦然是怎麼回事。

「貝雷絲，殺了艾黛爾賈特。現在，馬上。」
直到在聖墓聽見蕾雅的命令，她都沒有明白過來。

「此人是芙朵拉的災禍，主是絕對不會允許這個叛徒苟活的！」

貝雷絲望著身穿炎帝盔甲悶不吭聲的艾黛爾賈特，恍然大悟——

艾黛爾賈特這兩節苦惱的，原來是這件事。

「……」

貝雷絲握緊天帝之劍，閉了閉眼。

——蘇諦斯，我要與妳的眷屬對立了。

——隨意打擾吾的美夢，還以為是什麼事呢，吾不是說過嗎？循著時間因緣找到的答案，
由汝展現給吾看，吾不干涉汝的選擇。

——我將會跟蕾雅互相殘殺，她或我，將有一人死在對方手裡。

——凡人吶！聽好了，生死同體，萬物為一，氣聚則生，氣散則亡，此乃世界之理，汝等
具有形體之物皆不可避，汝只管享受這短暫的有生之年，盡情歌舞到力竭倒下吧！

——嗯，我知道了。

——其實，汝只打算知會吾一聲，無論吾怎麼回應，都不會改變決定吧？

——是的。

——哼！

融合的意志中，被喚醒的初始者再度沉沉睡去。

貝雷絲睜開眼睛，提劍走到神情緊繃的艾黛爾賈特面前，轉過了身。蕾雅不敢置信地望著為了保護叛徒，選擇對她舉劍的貝雷絲。

「妳……妳居然……！！？」

「老師？」

劍拔弩張的氛圍下，聽到她驚喜的道謝，瞥見她釋然的笑容，貝雷絲仍是不自覺笑了。即使不明白自己的感情，貝雷絲也早已決定守在艾黛爾賈特身邊。要親自照看她，直到她實現理想——無論與誰為敵。

「失敗品……我要親手掏出妳的心臟！」

蕾雅右手爆出刺眼青光，抓著那團光芒猛地砸向貝雷絲。

鏘！鏘！鏘！

一連擋下蕾雅轟出的三擊，光輝散盡，貝雷絲才看清她手上握著一柄細劍。

——強敵。

外表溫柔的大司教，實際上是大修道院最強的戰士，稍有不慎就會喪命。絕對不能讓蕾雅轉移目標，貝雷絲使盡全力向她出招。

寬廣空曠的地下空間裡，青白與赤紅的劍光閃電交錯，石壁崩碎聲亦如雷鳴轟隆作響。

「母親大人的力量……母親大人……」

蕾雅的防守一剎那出現了空隙，貝雷絲看準時機甩出天帝之劍。

赤紅骨劍分節化為長鞭，纏住細劍猛地一絞，將它從蕾雅手上奪了下來。

蕾雅也是格鬥專家，貝雷絲完全不敢大意，警戒著後退，寸步不讓地護住艾黛爾賈特。武器脫手的一刻，蕾雅像是想起了什麼，望著空中喃喃自語。

「啊啊，正如同當年那骯髒的盜賊……母親大人，我一定會、一定會再度奪回您！」而後，她閉上眼睛，身前聚起大量青光，整個人隱沒在光團中。

光芒消散後，貝雷絲眼前唐突地冒出一條巨大的白龍——
純白無瑕者！

「陛下、老師，快點離開吧！」

見貝雷絲短暫吃驚後又握緊了劍，修伯特連忙提醒她還有退路。

黑鷲學級其他學生見貝雷絲要走，不加思索地搶先跟上領路的修伯特。

「老師，往這邊！」

艾黛爾賈特很緊張貝雷絲沒跟來，逃跑中不斷回頭看向走在最後的她。

一行人跑進逃生通道後，馬上轉彎進入橫向的分支小路。

「報喪^①！」

修伯特回頭扔了一個魔法，闇紫色魔法球旋轉著捲碎石壁、堵住了小路入口。

『不可原諒！貝雷絲——！』

純白無瑕者張開大嘴，往他們進入的逃生通道猛地吐出龍焰。

轟——！

貝雷絲邊走邊回頭，遠遠看見小路入口的碎石縫隙噴出了大量砂塵及焦煙。在修伯特帶領下，她與學生們抵達帝國軍臨時陣地，全員毫髮無傷、安然無恙。

之後，聞名於史的帝國最強軍隊「黑鷲游擊軍」，便在此處誕生了。

據說這個由黑鷲學級學生組成的軍隊，名稱是炎之女帝花了一整晚才想出來的……對於此項傳聞，帝國人民紛紛表示不足為信。

帝都安巴爾。

皇城練兵場中，傳出了威武雄壯的集體戰吼。

軍務卿卡斯帕爾站在一旁，認真觀摩貝雷絲訓練近衛兵的過程。

「突然好懷念啊！老師當年的『魔鬼訓練』……」

聽到他緬懷過去的感受，一旁的劍術教官菲力克斯只有搖頭。

「目前的訓練強度還遠遠不及。」

「沒錯！還遠得很！」

卡斯帕爾認同地點頭，掃視了一圈練兵場，忽然發現皇帝站在斜對面。

從這裡看不清長相，但那一身意氣風發的紅裝沒有別人了。

「奇怪，陛下什麼時候來的啊？」

「剛來不久，又是來找指揮官的吧。」

「喔，訓練差不多要結束了嘛。」

卡斯帕爾看看皇帝，再看看整齊列隊的近衛兵們跟最前方的貝雷絲。

「哈哈，我想到以前上課的時候，艾黛爾賈特也老是緊盯著老師不放，你有印象嗎？」

菲力克斯對這種話題絲毫不感興趣，但他回顧了一下學生時代，發現正是如此。

「是啊。」

「哎，要不要來對練一場？在旁邊看了那麼久，我都手癢了！」

卡斯帕爾摩拳擦掌，蓄勢待發。

菲力克斯二話不說，轉身從武器架中抽出訓練用劍。

他在帝都待得太久，閒得發慌，對挑戰一向來者不拒。

「辛苦了，老師。」

最後一名士兵離開後，艾黛爾賈特來到站在原地沉思的貝雷絲身邊。

貝雷絲回過神，轉頭看她。

「艾黛爾賈特大人……」

艾黛爾賈特明顯愣了一下。

「妳叫我什麼？」

貝雷絲隨即反應過來，臉上難掩尷尬。

「抱歉，我正在想芙蕾伽早上送來的報告。」

「芙蕾伽在報告裡有提到我，而妳不自覺跟著她那樣叫了？」

「嗯……」

難得貝雷絲也有犯迷糊的時候，艾黛爾賈特感到很新鮮，微微一笑。

「那麼，妳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艾斯納卿。」

「我覺得，妳的名字……發音很可愛。」

貝雷絲撫上她臉頰，低頭親了她一下。

艾黛爾賈特內心瞬間融化，決定不要澄清是在問她對報告的想法了。

「可愛？只有妳會這麼覺得吧。」

艾黛爾賈特笑著投入她懷裡，故意放軟腔調，用甜甜的聲音對她撒嬌。

「吶，老師——以後可不要再叫我『大人』了喔。」

貝雷絲被她甜得心癢難耐，伸手回抱住她。

「這是，敕令？」

「不，只是我個人小小的請求。」

艾黛爾賈特緩緩收緊雙臂，隔著襯衣用臉頰輕蹭她的鎖骨。

「妳喊我『大人』的時候，我感覺跟妳一下子距離變得好遠……好寂寞。」

外人眼中毫無破綻、霸道強大的獨裁者，在貝雷絲面前脆弱無比，一個稱呼就能打敗她。

「……對不起，艾爾。」

貝雷絲自我反省後，再度向她道歉，接著喊她喊了好幾聲。

「艾爾、艾爾、艾爾——」

「呵呵，這是對我的補償嗎？」

艾黛爾賈特忍不住笑了，覺得貝雷絲有時候實在很笨拙。

但她也喜歡這份笨拙，以及藏在底下的溫柔情意。

真的真的……好喜歡貝雷絲。

突然感覺擁抱遠遠不夠，想要跟貝雷絲變得更加親密。

艾黛爾賈特稍稍抬起了頭，什麼都還沒說，貝雷絲看她一眼，立刻低頭吻住了她。

這是兩人結為伴侶後，日積月累的默契。

練兵場上，菲力克斯與卡斯帕爾互鬥正熱。

卡斯帕爾氣喘吁吁地退了兩步，往右邊瞥了一眼，表情突然變得凝重。

「菲力克斯，你千萬千萬不要往你的左邊看啊。」

「什麼？」

菲力克斯往左一看，見到正擁吻的皇帝與指揮官，頓時滿臉通紅。

「喝啊啊啊！」

卡斯帕爾隨即攻上，菲力克斯腳下一個趔趄，被他揮拳擊倒。

「嘖……你真卑鄙。」

「哈哈！兵不厭詐啊！」

卡斯帕爾大笑著拉菲力克斯起身。

「再來吧！」

菲力克斯不小心咬破嘴唇，用拇指抹掉血絲，哼笑一聲，決定認真起來。

隔天，百官常會中，包括皇帝在內，所有人都看到軍務卿鼻青臉腫、垂頭喪氣。

「呃，卡斯帕爾，你的臉怎麼了？要我幫你治一下嗎？」

「不，林哈爾特，這是我濫用計策、導致對手狂化的證明。」

內務卿好奇地詢問後，軍務卿宛如一縷幽魂，氣若游絲地答道。

「就讓我留著……好好地反省一下吧。」